

【农业经济】

# 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何以可为？

孙继国 颜培恒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 青岛 266061)

**摘 要:**数字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农村居民把握数字时代红利,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水平,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素养促进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家庭健康财务环境的支撑,家庭金融韧性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存在助推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数字素养;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农村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家庭金融韧性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5)02-0162-15

## 一、引言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sup>[1]</sup>。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2023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1821 元,农村居民为 21691 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 2.39,比值仍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消费支出层面,2023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32994 元,农村居民为 18175 元,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上,城镇居民为 3589 元,农村居民为 1951 元,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程度远小于城镇居民。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增加。只有建立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机制,实现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提升,才能缓解农村地区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木桶效应”,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素养正成为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数字素养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利用数字技术检索、评估和交换信息,以及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和参与协作的能力。农村居民通过使用互联网等数字工具对数字环境中的信息加以整合分析,能够缓解生产要素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改变传统生产经营观念,提

收稿日期:2023-1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惠金融支持农业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1BJY044);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岛市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及支持路径研究”(QDSKL2201078)

作者简介:孙继国,男,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颜培恒,男,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升自身人力资本,抓住创业机会增加经营性收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加。同时,互联网等数字工具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居民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精神需求,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sup>[2]</sup>。然而,与城市相比,现实中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水平普遍不高,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低的现状使他们无法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增收红利。根据 202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我国城市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为 56.3 分,农村居民为 35.1 分,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明显,这也表明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已经由数字设施可得性的差距转变为个体使用数字技术能力的差距。此外,家庭是否拥有健康的财务环境,即家庭金融韧性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数字素养效用的发挥。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家庭财务都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面对陌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确定性,只能通过牺牲有限的家庭财富来抵御风险,因此,当较低的家庭金融韧性难以保障农村居民的行为决策时,农村居民很难做出数字行为决策。

那么,基于城乡居民之间存在一定主客观条件差异的现实,数字素养能否显著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数字素养能否“授人以渔”,其作用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具体机制又是什么?家庭金融韧性在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是否具有助推作用?在大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对以上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二、文献综述

数字素养的最初概念衍生于先前的概念化术语,例如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等。20 世纪 90 年代,数字素养一词开始正式出现。基于传播信息和知识发展、演变方式的历史背景,数字素养被定义为在数字时代批判性使用互联网的分析与处理能力<sup>[3]</sup>。然而由于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也更为深刻。此时,数字素养不再仅仅是操作数字设备的能力,还包括了数字环境下有效使用数字技术所需的各种复杂技能,如认知能力和情感。其后,数字素养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内涵进一步丰富,诸多学者开始强调数字素养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数字素养被广义地定义为自信、批判性和创造性地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以实现与工作、就业、学习、休闲和社会参与相关的目标<sup>[4]</sup>。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在完善数字素养概念的基础上,开始研究数字素养对个体创业、金融行为响应等方面的影响。创业方面,数字素养的提升对创业绩效及创业规模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sup>[5]</sup>。金融行为响应方面,数字素养的提升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使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应用金融知识,识别、管理金融风险,为个体开辟了更多的金融选择和机会,进而刺激个体金融行为响应<sup>[6-7]</sup>。

基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利用微观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素养、个人风险偏好对家庭物质财富积累的影响。部分学者以家庭总资产和净资产作为家庭财富的衡量指标,利用截面数据回归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对家庭物质财富积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素养较高的家庭会将财富更多地分配至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资产,以求获得对非金融资产来说更高的投资回报<sup>[8]</sup>。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对未来收入风险高度厌恶的家庭将审慎配置金融资产投资,提高预防性动机,进而促进财富积累<sup>[9]</sup>。但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考虑到日常经济生活必需的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风险偏好发挥作用的空間十分有限,反而限制了家庭物质财富积累<sup>[10]</sup>。

伴随着家庭财富积累相关研究的深化,家庭财富积累的内涵得以外延拓展,研究方向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还涵盖了精神层面的财富积累。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分析影响家庭精神财富积累的因素,但目前鲜有从个人行为能力主观视角切入的研究,而是多聚焦于金融、财政政策等客观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之间文化消费差距,释放了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使得农村居民的精神活动更加丰富,进而对家庭精神财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up>[11]</sup>。有学者研究发现,财政政策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引导资源有效配置,进而保障各阶层人民享有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精神财富积累<sup>[12]</sup>。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参考,但目前国内关于数字素养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鲜有文献从农村居民生产要素流动的视角出发,对数字素养和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研究对象聚焦农村居民,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进行科学测度,并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层面探讨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第二,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并结合农村居民的资产结构分配特征,从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的角度出发,系统分析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内在作用机制;第三,突出数字素养作用于财富积累需要健康的家庭财务环境,对家庭的金融韧性水平进行科学测度,验证其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是否具有外在助推作用。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

数字时代,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城乡之间资源禀赋流动屏障被打破,改善了相对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不足的现实问题,减少了农村长尾群体向上发展的阻力<sup>[13]</sup>。但由于个体可行能力的不同,充分的社会资源并不意味着具有充分的资源转化效率,促进农村居民的财富积累不只是一定要向农村居民倾斜大量的社会资源,更要提高人的可行能力<sup>[14]</sup>。数字素养作为一种数字时代的人力资本,它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利用数字信息传播的及时性,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获取和行为决策的成本<sup>[15]</sup>。同时,数字素养衍生出来的学习效应能够弥补农村居民认知不足的缺陷,进一步提高个体能力。置身于数字信息的农村居民能够通过数字化的知识普及,选择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拓展非农就业空间,进而促进家庭收入的多元化,实现物质财富积累。此外,数字素养高的农村居民通过数字社交表达自己,改善了社会交往方式,突破了传统人际交往受地理和时间的限制,农村居民在线上交流中获得尊重、形成信任,延伸了社会关系网络,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增加了幸福感。数字素养高的农村居民还利用数字技术丰富了自身的娱乐活动,释放日常生活压力,满足了居民的精神需求<sup>[16]</sup>。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sub>1</sub>: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

#### (二)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

在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净资产的积累主要来源于非农就业收入和农业生产经营利润。当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远小于土地租金支出和生产投入时,为实现家庭财富积累最大化,农村居民会积极转出土地,解放劳动力,以获得更高的非农就业收入。反之,农村居民会从他人那里租入土地以实现更多的农业生产利润<sup>[17]</sup>。由此可见,土



地租金支出和农业生产投入的变化会影响家庭土地流转决策选择,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高低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数字素养水平高的农村居民不仅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数字媒介获取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还可以获取农产品供需情况、农产品价格、农业技术和服务等相关信息,因此,数字素养能够降低农村居民搜寻信息的时间和物质成本,使农村居民能够在全面了解和析市场状况后做出更理性的经营决策,从而在农产品市场上实现最优价格策略,也就使得更多农村居民愿意参与土地流转<sup>[18]</sup>。土地流转作为土地权益变更最常见的形式,无论是流出和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都能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从土地流出来看,农村居民能够摆脱土地的长期束缚进入城市生活,显著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sup>[19]</sup>。从土地流入来看,人均耕地不足使得家庭劳动力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而土地流入能有效解决这一现实困境,增加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sup>[20]</sup>。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sub>2</sub>: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推进土地流转来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

非农就业收入受到给定工资率的影响,给定工资率越高,单位劳动力下的非农就业收入就越高,此时农村居民将配置更多的劳动力禀赋进入非农就业市场<sup>[17]</sup>。由此可见,给定工资率的变化会影响家庭非农就业决策选择,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高低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首先,给定工资率与居民个体的知识技能、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特征紧密相关,而数字素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高低本身就影响给定工资率。再者,在使用数字平台获取信息过程中衍生出的学习效应同样能够继续作用于人力资本<sup>[21]</sup>。长期来看,数字素养越高的农村居民获取数字红利的效果越好,获得的工资回报率更高,即单位劳动力下,非农就业报酬率更高。工资性非农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贡献最大的因素,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此外,非农工作相较于务农更复杂,人们从事复杂工作后获得的成就感和实现感也更高。所以,非农就业能够推动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sub>3</sub>: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推进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

### (三)家庭金融韧性在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中的作用

数字素养能够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但财富积累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个体自身可行能力的驱动,还需要家庭金融韧性的支撑。农村居民家庭普遍面临着拥有社会资源较少、受教育程度低、金融排斥等问题。自身保障不充分,往往金融韧性水平较低,使得家庭金融脆弱性加剧,出现持续的金融亚健康状况。虽然数字素养能够提升农村居民对于数字时代的适应能力,但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决策后能否真正实现财富积累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导致其犹豫不决,即使数字素养较高,但仍面临“有机遇,抓不住”的现实困境。金融韧性水平高的农村家庭往往拥有更强大的恢复能力,即使在决策后遭受不确定性的冲击,也能够从冲击中快速恢复,因此,家庭金融韧性有助于缓解农村居民决策时的焦虑和压力,促使农村居民果断决策,抓住致富机会,为数字素养效用的发挥提供必要保障<sup>[22]</sup>。此外,家庭金融韧性的提升使得农村居民更加重视数字金融,并意识到数字支付和理财工具的重要性<sup>[23]</sup>。农村居民通过数字素养衍生出的学习效应,积极了解数字支付、数字理财等方面的知识,提高数字金融技能,提高了自身的可行能力,进一步增强农村居民对市场策略的把握,找到最优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数字素养效用的发挥<sup>[24]</sup>。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sub>4</sub>:家庭金融韧性可以正向调节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即家庭金融韧性越高,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越大。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 )发布的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8 )数据。该数据提供了衡量数字素养和农村居民财富积累所需的相关问题指标。经过数据筛选,本文保留了接受问卷调查且受访者为农村地区的样本,删除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机制变量等相关数据缺失的居民样本,并进一步剔除所有选择“不知道”或“不愿回答”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农村居民样本 3643 个。

(二)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以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为被解释变量,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进行测度。其中,物质财富是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上的富有,借鉴吴雨等<sup>[25]</sup>的研究,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净资产衡量农村居民物质层面的财富积累,实证分析时取对数;贺善侃<sup>[26]</sup>认为精神财富是由生产生活形成的观念形态的精神产品,如幸福感、社交关系等,由精神生产活动形成的精神产品最终物化反映在消费支出层面,因此,本文用农村居民家庭文化娱乐支出、人情礼品支出之和来衡量精神层面的财富积累,实证分析时取对数。

2.解释变量

以数字素养为解释变量。借鉴《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中的 7 个素养领域及温涛和刘渊博<sup>[27]</sup>的研究,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一种能够有效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以实现与工作、就业、学习、休闲和社会参与等目标的个人能力,根据 CFPS2018 数据库中提供的相关问题,从数字设备、信息获取、数字消费和数字交流 4 个方面选取 9 个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测度指标体系,具体衡量指标见表 1。对 9 个测度指标进行迭代因子分析,计算综合得分来衡量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其中,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测度通过因子分析法的 KMO 检验,KMO=0.803,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统计量的显著性 P 值为 0,因子分析结果有效。

表 1 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赋值
数字素养	数字设备	是否使用手机	使用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是否使用移动设备上网	使用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是否使用电脑上网	使用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信息获取	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	几乎每天、一周 3~4 次、一周 1~2 次、一月 2~3 次、一月一次、几个月一次和从不 7 种情况,从 7 到 1 分别赋值
		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频率	几乎每天、一周 3~4 次、一周 1~2 次、一月 2~3 次、一月一次、几个月一次和从不 7 种情况,从 7 到 1 分别赋值
		互联网对您获取信息的重要性	按照问卷自评答案进行赋值,非常重要到非常重要,从 5 到 1 赋值
	数字消费	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频率	几乎每天、一周 3~4 次、一周 1~2 次、一月 2~3 次、一月一次、几个月一次和从不 7 种情况,从 7 到 1 分别赋值
	数字交流	上网时与陌生人是否聊天	是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使用互联网进行社交的频率	几乎每天、一周 3~4 次、一周 1~2 次、一月 2~3 次、一月一次、几个月一次和从不 7 种情况,从 7 到 1 分别赋值

我国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存在资源供给不足、培养体系尚未形成、数字道德规范意识有待增强等问题,造成不同农村居民群体在获取、处理、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能力差距较大。按

照计算得出的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的均值作为划分标准,将研究样本划分为高数字素养群组和低数字素养群组,分别绘制两个群组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核密度曲线图。由图 1 可知,相较于低数字素养群组,高数字素养群组物质财富积累、精神财富积累的核密度峰值右侧相对较厚,右侧拖尾也相对较短,表明高数字素养水平的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积累能力。同时,相较于低数字素养群组,高数字素养群组的物质财富积累、精神财富积累的核密度曲线整体均向右移动,表明随着数字素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水平也在相应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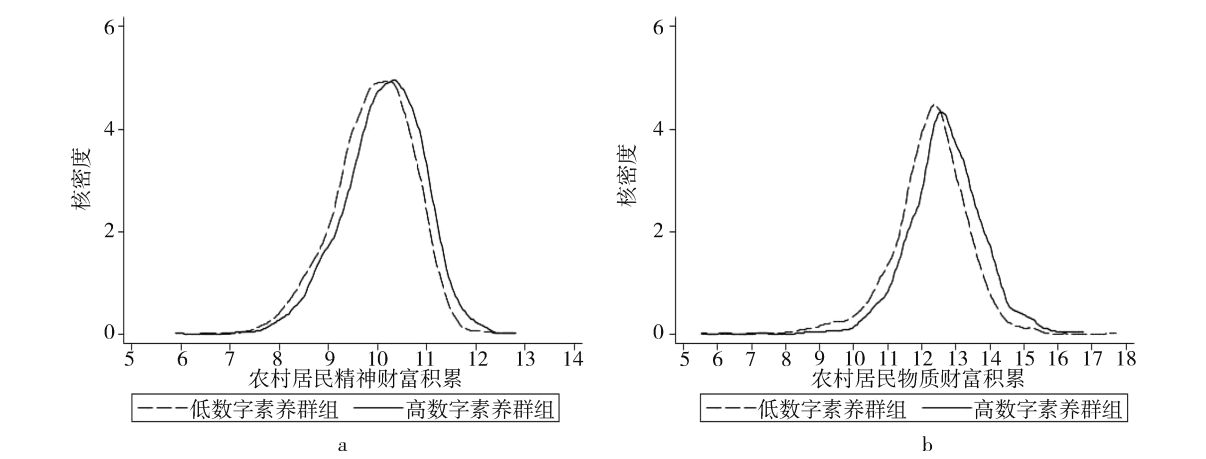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核密度估计图

3. 机制变量

机制变量具体包括:(1)土地流转,CFPS2018 调查问卷所设置的问题“是否将土地出租他人”“您家是否租入他人土地”回答“是”时,认为居民进行了土地流转,并将其赋值为 1,否则为 0。(2)非农就业,基于 CFPS2018 调查问卷所设置的问题“您当前的工作是农业工作还是非农工作”,以家庭成员中回答“是”的总人数来度量样本家庭非农就业水平。

4.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家庭金融韧性。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家庭金融韧性是家庭以家庭储备金应对市场、竞争等外部冲击的准备能力和家庭财务遭受风险侵害后恢复到健康水平的恢复能力<sup>[28]</sup>。根据《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2)》中的相关概念并结合 CFPS2018 数据问卷构建家庭金融韧性衡量指标体系(表 2),并运用熵值法对其进行定量测度,以研究家庭金融韧性在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表 2  家庭金融韧性指标体系

变量	定性问题	定量指标	相关指标赋值	指标性质
家庭金融韧性	家庭是否有足够储蓄来对抗风险	家庭预备金水平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家庭月支出大于 3 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正向
	当风险来临时借贷能力	借款被拒经历	有此经历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负向
	如何	政府补助	收过补助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负向
		社会救助	收过补助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负向
	是否有保险对抗风险	保险持有水平	持有保险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	正向

5.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控制影响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因素,借鉴何婧和李庆海<sup>[29]</sup>、张林和丁晓兰<sup>[30]</sup>的研究,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具体而言,个人特

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已婚=1)、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健康状况(非常健康=5,很健康=4,比较健康=3,一般=2,不健康=1)、工作状态(自雇=1)、风险态度(持有金融资产则视为风险偏好,赋值为1)、生活满意度(很不满意=1,非常满意=5),同时纳入年龄的平方项这一变量(实证分析中除以100),以检验年龄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总人口数)、人口负担比(老年和儿童占比);在地区层面,考虑到不同地区(省份)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水平可能存在差异,引入省份虚拟变量(东部=1,中部=2,西部=3)对地区(省份)进行控制。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物质财富	<i>MRW</i>	3643	11.700	4.230	-13.690	17.730
精神财富	<i>SRW</i>	3643	10.020	0.798	5.886	12.820
数字素养	<i>DL</i>	3643	0	0.605	-1.404	1.477
土地流转	<i>Land</i>	3643	0.253	0.435	0	1
非农就业	<i>Nonagrwork</i>	3643	1.337	1.061	0	6
家庭金融韧性	<i>Resilience</i>	3643	-0.004	0.143	-0.907	1.055
年龄	<i>Age</i>	3643	37.450	10.98	16	74
年龄的平方/100	<i>Age</i> <sup>2</sup>	3643	15.230	8.723	2.560	54.760
工作状态	<i>Jobclass</i>	3643	0.499	0.500	0	1
健康状况	<i>Health</i>	3643	3.221	1.137	1	5
婚姻状况	<i>Marry</i>	3643	1.928	0.591	1	5
政治面貌	<i>Party</i>	3643	0.016	0.127	0	1
受教育年限	<i>Edu</i>	3643	8.533	4.116	0	22
风险偏好	<i>Risk</i>	3643	0.021	0.144	0	1
生活满意度	<i>Satis</i>	3643	3.896	0.976	1	5
家庭人口规模	<i>Scale</i>	3643	4.635	2.004	1	15
人口负担比	<i>Ratio</i>	3643	0.353	0.244	0	1
地区	<i>Region</i>	3643	2.055	0.839	1	3

(三) 模型设定

为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效果,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MRW_i = \alpha_0 + \alpha_1 DL_i + d_2 X_i + \varepsilon_i$$

$$SRW_i = \beta_0 + \beta_1 DL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其中, $MRW_i$ 是农村居民物质层面的财富水平, $SRW_i$ 为农村居民精神层面的财富水平, $DL_i$ 为数字素养水平, $X_i$ 为包含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 为随机扰动项。

为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江艇<sup>[31]</sup>的研究,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Medit_i = \lambda_0 + \lambda_1 DL + \lambda_2 X_i + \varepsilon_i$$

其中, $Medit_i$ 代表机制变量,包括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为进一步验证家庭金融韧性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正向调节作用,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分析:

$$MRW_i = \mu_0 + \mu_1 DL_i + \mu_2 Resilience_i + \mu_3 DL_i \times Resilience_i + \mu_4 X_i + \varepsilon_i$$

$$SRW_i = r_0 + r_1 DL_i + r_2 Resilience_i + r_3 DL_i \times Resilience_i + r_4 X_i + \varepsilon_i$$

其中, $Resilience_i$ 为家庭金融韧性,其余变量定义同上。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列(1)和列(2)是不加控制变量下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是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结果。在所有回归结果中,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 H<sub>1</sub> 成立。同时,通过比较发现,列(1)和列(3)中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均大于列(2)和列(4)中对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表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好。原因在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实现物质层面的财富积累,其次才是精神层面的满足。农村居民传统消费观念的固化以及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数字素养对精神财富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表 4 基准回归 (N=3643)

变量	(1)	(2)	(3)	(4)
	MRW	SRW	MRW	SRW
DL	0.741 *** (6.43)	0.169 *** (7.80)	0.601 *** (4.15)	0.133 *** (4.72)
Age			0.080 * (1.94)	0.048 *** (5.71)
Age <sup>2</sup>			-0.083 (-1.62)	-0.055 *** (-5.34)
Jobclass			0.122 (0.84)	-0.024 (-0.87)
Health			0.014 (0.23)	0.007 (0.55)
Marry			0.085 (0.66)	0.026 (1.00)
Party			-0.227 (-0.43)	-0.105 (-1.17)
Edu			0.066 *** (2.94)	0.011 *** (2.93)
Risk			1.671 *** (10.54)	0.482 *** (6.41)
Satis			0.239 *** (2.66)	0.009 (0.69)
Scale			0.063 * (1.76)	0.088 *** (11.35)
Ratio			0.063 (0.19)	-0.134 *** (-2.20)
Region			-0.508 *** (-5.69)	-0.177 *** (-11.27)
Cons	11.703 *** (167.92)	10.020 *** (763.64)	8.908 *** (9.08)	8.881 *** (49.43)
R <sup>2</sup>	0.011	0.016	0.036	0.118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统计量。下表同。

### (二) 内生性检验

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尽管文章已经尽量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相关因素,但是依旧存在未被纳入实证模型中的相关变量,造成遗漏变量问题;其次,数字素养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最后,还可能存在样本的自选择偏误的问题。为此,本文进行如下内生性检验。

第一,为解决模型中数字素养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考罗明忠和刘子玉<sup>[16]</sup>的研究,本文选取同一省市互联网普及率(Intper)、农村接入宽带用户(Suser)作为数字素养的工具变量。对于互联网普及率而言,同一省市地方政策和发展水平相似,同一省市的农村居民具有相似的外部环境,因而同一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不会对农村居民财



富积累产生直接影响。对于农村接入宽带用户而言,由于当下互联网接入环境的改善以及接入成本的相对低廉,农村接入宽带用户数对样本的财富积累水平是严格外生的。因此,理论上同一省市互联网普及率、农村接入宽带用户可以作为数字素养的工具变量。同时,文章弱识别检验的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15.457(大于 10),Anderson LM 统计量为 30.755,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满足了外生性要求。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5。在列(1)展示的第一阶段内生变量回归中,同一省市互联网普及率和农村接入宽带用户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与数字素养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在列(2)和列(3)展示的第二阶段主回归中,数字素养对物质财富积累、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而且与基准回归相比,系数都明显增加。这意味着考虑了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问题后,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 5 内生性检验

(N=3643)

变量	(1)	(2)	(3)
	MRW/SRW	MRW	SRW
Intper	0.004*** (3.40)		
Suser	0.001*** (4.01)		
DL		11.601*** (4.81)	3.307*** (5.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1.031*** (8.35)	-5.391 (-1.58)	4.565*** (5.20)
R <sup>2</sup>	0.250	0.247	0.133

第二,为缓解可观测因素引致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重新进行估计。首先,以观测样本总体的数字素养均值作为划分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处理组(数字素养水平大于平均值,赋值为 1)与对照组(数字素养水平小于平均值,赋值为 0)。其次,估计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倾向得分,进而基于该数值将处理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匹配后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差异可被视为仅由数字素养这一变量造成。最后,采用 5 种不同的匹配方法对处理组与对照组进行匹配估计,并计算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表 6 报告了不同匹配方法下的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结果。由表 6 可知,所有匹配方法得到的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所有匹配方法中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大于对精神财富积累的平均处理效应。这意味着,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后得到的结论仍与前述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6 基于 PSM 法的内生性检验

匹配方法	MRW					SRW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t 值	标准误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t 值	标准误
马氏距离匹配	12.219	11.479	0.740***	3.24	0.228	10.126	10.012	0.114**	2.24	0.051
K 近邻匹配	12.200	11.678	0.522***	2.62	0.199	10.123	10.034	0.089*	1.59	0.056
卡尺匹配	12.200	11.662	0.538***	3.18	0.169	10.123	10.036	0.087*	1.74	0.050
卡尺内 K 近邻匹配	12.200	11.375	0.825***	5.12	0.161	10.123	9.992	0.131***	4.36	0.030
核匹配	12.197	11.672	0.525*	1.88	0.279	10.124	10.024	0.100**	2.08	0.048

注:K 近邻匹配(K=4);卡尺匹配采用卡尺为 0.01。

(三)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为保证研究结论不受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指标选取的影响,使用其他指标度量被解释变量。将

物质财富积累的测度指标替换为家庭人均净资产的对数,将精神财富积累的测度指标替换为居民幸福感<sup>①</sup>。由表 7 列(1)、列(2)可知,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后,数字素养仍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第二,更换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运用熵值法重新测度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由列(3)、列(4)可知,更换度量方法后,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三,剔除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四个直辖市下的农村居民样本。由列(5)、列(6)可知,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第四,为控制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由列(7)、列(8)可知,在对数字素养进行缩尾处理之后,其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综合以上分析表明,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结论稳健。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MRW	SRW	MRW	SRW	MRW	SRW	MRW	SRW
DL	0.283 ***	0.205 ***	1.093 ***	0.245 ***	0.599 ***	0.119 ***	0.601 ***	0.133 ***
	(10.84)	(3.05)	(2.72)	(3.25)	(4.14)	(4.19)	(4.15)	(4.7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9.748 ***	3.666 ***	8.576 ***	8.807 ***	8.918 ***	8.916 ***	8.908 ***	8.881 ***
	(60.02)	(8.11)	(8.79)	(48.03)	(8.95)	(48.93)	(9.08)	(49.43)
N	3643	3643	3643	3643	3560	3560	3571	3571
R <sup>2</sup>	0.274	0.247	0.034	0.115	0.033	0.108	0.036	0.118

(四) 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家庭财富规模的分位数回归

为研究数字素养对不同财富水平农村居民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差异,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检验(选取 0.25、0.5、0.75 三个分位点),回归结果见表 8。由列(1)、列(2)、列(3)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分位点的物质财富积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随着分位点的提升,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逐渐减小,这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对不同物质财富水平家庭的作用呈现递减效应。由列(4)、列(5)、列(6)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分位点的精神财富积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分位点的提升,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逐渐增大,这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对不同精神财富水平家庭的作用呈现规模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位于物质财富较低分位点的农村居民一旦获得数字资源支持,他们更能够提高技能和知识水平,并做出有利于财富积累的行为决策。而物质财富较高的农村居民,其可行能力已达到较高水平,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提升已十分有限,因而呈现递减效应。以上分析表明,数字素养有利于弥合农村居民之间的物质财富鸿沟,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表 8 分位数回归 (N = 3643)

变量	(1)	(2)	(3)	(4)	(5)	(6)
	MRW	MRW	MRW	SRW	SRW	SRW
	(Q25)	(Q50)	(Q75)	(Q25)	(Q50)	(Q75)
DL	0.364 *** (6.65)	0.343 *** (8.48)	0.338 *** (8.86)	0.114 *** (2.89)	0.137 *** (3.95)	0.160 *** (5.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10.003 *** (27.80)	11.006 *** (41.43)	11.785 *** (47.01)	7.985 *** (30.97)	8.611 *** (37.79)	9.407 *** (48.06)
R <sup>2</sup>	0.027	0.041	0.069	0.060	0.063	0.069

① CFPS2018 年调查问卷中的问题“若 0 分代表最低,10 分代表最高,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此处用该问题回答得分来衡量居民幸福感。

2. 基于人力资本差异的分组回归

本文借鉴张勋等<sup>[32]</sup>的研究,按照受教育程度不同,将全样本划分为低人力资本组(小学及以下)和较高人力资本组(初中及以上)。表 9 为基于人力资本的分样本回归结果,由列(1)、列(2)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物质财富积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列(1)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大于列(2)的回归系数,表明相较于较高人力资本群体,低人力资本群体数字素养对物质财富积累的促进效果更好。可能原因在于,对于物质层面的财富积累,需要长期的相关知识积累。如果低人力资本群体数字素养越高,利用互联网等数字媒介从事某类特定的上网活动的频率也越高,从中获取的有用信息也越多,就能够打破受教育程度差异带来的知识壁垒,物质财富的增加效果也就越明显。由列(3)、列(4)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差距不大,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精神财富积累的影响异质性不明显。

表 9 人力资本异质性

变量	(1) 低人力资本 MRW	(2) 较高人力资本 MRW	(3) 低人力资本 SRW	(4) 较高人力资本 SRW
DL	0.960*** (3.51)	0.600*** (3.85)	0.136** (2.49)	0.139*** (4.5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7.160*** (3.35)	10.916*** (11.44)	9.234*** (28.28)	8.934*** (43.90)
N	1172	2471	1172	2471
R <sup>2</sup>	0.038	0.030	0.145	0.099

3. 基于家庭所在地区的分组回归

本文以家庭所在地区为分组标准,将全样本划分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中部地区和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表 10 为基于地区差异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列(1)、列(2)中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列(3)中该系数不显著,表明数字素养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影响较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作用效果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东中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物质资源丰富,而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导致数字素养促进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物质基础条件不足,因此,数字素养对西部地区家庭物质财富积累的作用不明显。由列(4)、列(5)、列(6)可知,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差距不大,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地区下精神财富积累的影响异质性不明显。

表 10 地区异质性

变量	(1) 东部地区 MRW	(2) 中部地区 MRW	(3) 西部地区 MRW	(4) 东部地区 SRW	(5) 中部地区 SRW	(6) 西部地区 SRW
DL	0.752*** (4.03)	0.549*** (2.68)	0.500 (1.51)	0.190*** (4.27)	0.154*** (2.89)	0.152*** (2.9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8.108*** (5.94)	9.109*** (5.66)	7.730*** (4.32)	8.749*** (26.46)	8.977*** (26.55)	8.410*** (31.29)
N	1187	1070	1386	1187	1070	1386
R <sup>2</sup>	0.0526	0.0319	0.014	0.096	0.0636	0.084

(五) 机制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认为,数字素养能够通过促进农村家庭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为验证假设的合理性,对模型 3 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11。

1. 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是解放社会生产力、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重要途径。土地流转不但可以增加农

村居民的经济来源、分散农业经营风险,而且能够引入更多的资本和技术进入农村地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地区增收致富。因此,本文从土地流转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表 11 中的列(1)和列(2)为基准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列(3)显示数字素养对土地流转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土地流转。综上,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进而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假说 H<sub>2</sub> 成立。

2. 非农就业

一方面,非农就业通常具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和稳定性,农村居民从事非农就业,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来源,获得更好的经济保障。另一方面,非农就业也为农村居民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个人成长机会,提升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因此,本文从非农就业的渠道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列(4)显示数字素养对非农就业的回归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综上,数字素养能够通过推进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进而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假说 H<sub>3</sub> 成立。

表 11 机制检验 (N=3643)

变量	(1) <i>MRW</i>	(2) <i>SRW</i>	(3) <i>Land</i>	(4) <i>Nonagrwork</i>
<i>DL</i>	0.601 *** (4.15)	0.133 *** (4.72)	0.079 *** (4.58)	0.253 *** (8.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i>	8.908 *** (9.08)	8.881 *** (49.43)	-0.124 (-1.13)	1.056 *** (5.69)
<i>R</i> <sup>2</sup>	0.036	0.118	0.032	0.393

(六) 调节效应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认为,家庭金融韧性水平越高,意味着农村居民越能管理好自身财务状况,能够承受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不确定性,抓住致富机会,对数字素养效用的发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为验证假设的合理性,对模型 4 和模型 5 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12。

由列(1)、列(2)可知,数字素养以及数字素养与家庭金融韧性的交互项 (*DL*×

表 12 家庭金融韧性的调节效应 (N=3643)

变量	(1) <i>MRW</i>	(2) <i>SRW</i>
<i>DL</i>	0.500 *** (3.48)	0.108 *** (3.92)
<i>Resilience</i>	2.397 *** (6.72)	0.912 *** (12.83)
<i>DL</i> × <i>Resilience</i>	3.092 *** (4.99)	0.294 *** (3.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i>Cons</i>	9.035 *** (9.34)	8.864 *** (50.25)
<i>R</i> <sup>2</sup>	0.061	0.165

*Resilience*) 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精神财富积累的回归系数在 1% 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家庭金融韧性促进了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正向影响,即家庭金融韧性水平越高,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越大。综合来看,随着家庭金融韧性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其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从而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说 H<sub>4</sub> 成立。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提升数字素养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本文运用 CFPS2018 数据分析了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影响。结果表明:(1) 数字



素养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财富积累,且对物质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2)分样本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对低财富规模组、低人力资本组和东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物质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但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精神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区差异上,即数字素养对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精神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财富规模、人力资本的差异对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精神财富积累的影响不明显。(3)机制分析表明,推动农村居民土地流转和非农就业,是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重要路径。(4)在对家庭金融韧性水平定量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金融韧性能够提升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即家庭金融韧性水平越高,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作用效果越好。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加快构建农村地区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农村居民,使数字技术成为农村居民真正可利用的生产力工具。针对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相对较低的现实状况,应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出发,对不同财富规模、受教育程度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定向制定数字素养的培训框架,通过宣传引导等方式培养农村居民利用数字技术积累财富的相关意识和技能,促进农村居民接入和使用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水平以促进财富积累。(2)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构建线上平台鼓励农村居民利用数字媒介进入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确保农村居民土地流转收入与农村土地价值的同步增长,支持和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线上平台转入土地,形成多种流转形式并存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3)健全非农就业市场专业化、数字化的服务体系,使数字素养通过推进非农就业促进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的传导路径更加通畅。政府应发挥数字平台在数字素养促进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过程中的信息渠道作用,提倡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中青年群体,依托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等多元化数字技术进入市场灵活就业,实现城乡间劳动力资源的转移畅通,在经济结构转变和调整过程中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强进城务工农村居民的能力。(4)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提高农村居民家庭金融韧性水平的建设机制,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金融韧性水平。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和协同不同主体行动,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做好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工作。农村居民自身应提升金融韧性建设认同感和主体意识,主动参与金融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提高家庭流动性缓冲水平,以扩大数字素养对家庭财富积累的正向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
- [2] 鲁元平,王军鹏.数字鸿沟还是信息福利——互联网使用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20(2):59-73.
- [3] Gilster P. Digital Literacy[M]. New York: Wiley Computer Pub, 1997:252-280.
- [4] Alamtukha K. Mapping Digital Competence: Towards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J]. Institute for Prospective Technological Studies, 2011:27.
- [5] Hilmi P P, Sheerad S, Muhammad H. 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Economic Welfare: Do Entrepreneurship, Financial and Digital Literacy Matter? [J]. Sustainability, 2022(24):16970.
- [6] 尹振涛,汪勇.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与对策[J].东方论坛,2023(4):85-95.
- [7] Sumit K M, Arindam L. Role of Financial and Digital Literacy in Determining Digital Transaction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tudent Level Survey in West Bengal (Ind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2023(2): 183-210.

[8] 胡振. 金融素养与家庭财富积累——基于中国城镇家庭微观数据[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8(4): 110-117.

[9] 蒋远胜, 王童. 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家庭的财富积累吗? ——基于 CRHPS 的实证研究[J]. 农村经济, 2023(12): 32-42.

[10] Heo W, Grable J E, O'Neill B. Wealth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Does Investment Risk Tolerance and Equity Ownership Drive Wealth Accumulation?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1): 209-225.

[11] 杨舒然, 雷晓康.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 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4(2): 56-68.

[12] 郭曼曼, 崔惠玉. 财政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选择路径[J]. 地方财政研究, 2024(1): 70-81.

[13] 段志民, 袁芳杰. 数字金融发展减缓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J]. 管理学报, 2024(1): 120-140.

[14] 翁辰, 朱红根, 陈杰. Sen 的可行能力视角下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研究[J]. 统计研究, 2023(11): 108-122.

[15] 刘雪颖.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积累与分配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 92-104.

[16] 罗明忠, 刘子玉. 互联网使用、阶层认同与农村居民幸福感[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8): 114-131.

[17] Deininger K, Jin S Q. The Potential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1): 241-270.

[18] 靳卫东, 孙超, 何丽. 数字经济增加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吗? ——来自三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经验证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63-175.

[19] 杨璐璐, 吴群, 周应恒, 等.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催生的农民获得感[J]. 改革, 2017(1): 32-48.

[20] 陈治国, 张雅茜, 辛冲冲.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影响因素及其福利效果——基于新疆的经验分析[J]. 公共财政研究, 2019(1): 59-74.

[21] 尹志超, 仇化. “数智”还是“数滞”: 数字化转型与非农就业[J]. 经济学动态, 2024(2): 32-51.

[22] Tahir M S, Shahid A U, Richards D W. The Role of Impulsivity and Financial Satisfaction i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Consumer Financial Resilie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2022(4): 773-790.

[23] Suh E. Can't Save or Won't Save: Financial Resilience and Discretionary Retirement Saving Among British Adults in Their Thirties and Forties[J]. LSE Research Online Documents on Economics, 2021(12): 2940-2967.

[24] 武小龙, 王涵. 农民数字素养: 框架体系、驱动效应及培育路径——一个胜任素质理论的分析视角[J]. 电子政务, 2023(8): 105-119.

[25] 吴雨, 彭嫦燕, 尹志超.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J]. 当代经济科学, 2016(4): 19-29.

[26] 贺善侃. 精神财富: 财富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1(1): 10-17.

[27] 温涛, 刘渊博. 数字素养、金融知识与农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2): 50-64.

[28] Kass-Hanna J, Lyons A C, Liu F. Building Financial Resilience through Financial and Digital Literacy in South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2022(51): 100846.

[29] 何婧, 李庆海.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 112-126.

[30] 张林, 丁晓兰.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农民消费水平提升吗? [J]. 东方论坛, 2023(5): 91-105.

[31]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32]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8): 71-86.

(责任编辑: 蒋玮)

**Digital Literacy Promotes Wealth Accumula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How is It Feasible?**

*SUN Jiguo    YAN Peiheng*

**Abstract:** The enhanc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empowers rural residents to harness the benefits of the digital age and facilitates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within rural communities. Utiliz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Panel Survey (CFPS), this paper selects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to quantify the wealth accumulation levels of rural residents acros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It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digital literacy on rural residents’ wealth accumul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digital literacy significantly boosts the accumulation of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among rural residen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literacy fosters wealth accumulation by facilitating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promoting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 analysis of moderating effects suggests that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is contingent upon a supportive household financial environment, with household financial resilience exerting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wealth accumulation through digital literacy.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offer empirical evidence and a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rural residents’ digital literacy, advancing their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working towards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communities.

**Keywords:** Digital Literacy; Wealth Accumula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Land Transfer in Rural Area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ousehold Financial Resilience